

九十高壽展，林添福的樂陶人生：「臺灣硯聲：林添福九十大壽展」

The Sound of Taiwanese Ceramics: The Life and Works of Master Potter Lin Tien-fu

採訪・攝影／林國瑛 Kuo-ying Lin・圖版提供／竹南蛇窯



為展現臺灣國寶級陶師林添福精采的陶藝生涯，同時發揚臺灣陶窯文化，自林添福八十歲起，幾乎每年都會透過專題策展，讓大眾共同見證珍貴的陶藝資產。今年，工藝中心與竹南蛇窯文化工作室共同規劃，在苗栗工藝園區展出林添福各時期代表作共七十件，其中晚期作品〈長壽福氣瓶〉、〈霞光聚寶盆〉是老陶藝師給予眾生的祝福，也是陶師樂天知命人生的絕佳寫照。

傳統陶藝結合創新語彙，為陶器注入獨特意境

今年高齡九十歲的林添福終生與陶為伍，十三歲跟著福州師學習製陶技藝，憑著過人天資，十四歲即成為獨當一面的陶師。他對採土、造窯、捏陶樣樣精通，擅長手拉坯、手擠坯，更是開模高手，雖然沒有學過藝術，卻對立體造形、繪畫、雕塑等技法無師自通。此外，林添福以扎實的

陶藝出發，加上柴燒的觀念洗禮，使作品呈現自然、含蓄、洗鍊、飽滿的質地，建立起專屬個人的美學風格。

民國初期對陶器的認知是，不上釉藥的陶器為粗陶器，因為少了釉藥色澤，猶如佛像少了金裝，看起來較不美觀。在長輩諄諄告誡及大環境的耳濡目染下，林添福也建立陶器必上釉的觀念，後來，在兒子林瑞華支持下，他逐漸改變想法，採用傳統柴燒

上二圖・「臺灣硯聲：林添福九十大壽展」展場
(攝影／林國瑛)



〈礦玉聚寶盆〉
粗樸的質地隱含著礦玉的閃光
(圖版提供／竹南蛇窯)



左·〈青白玉簡單瓶〉在素白中夾帶著冰裂紋，更添陶瓶的透澈感。（圖版提供／竹南蛇窯）



右·〈霞光聚寶盆〉用繽紛的霞光妝點飽滿的器形，穩重又喜氣。（圖版提供／竹南蛇窯）

技法。「柴燒」¹利用傳統柴窯燒陶，當完全燃燒的木灰隨著熱氣流飄散，溫度高達1200°C 以上時，木灰中的元素與陶坯土上的礦物結合作用，使陶器表面猶如上一層釉藥，形成「自然釉」。相對於人工塗妝上釉，柴燒的自然落灰呈現樸實美感，由土、火、柴、窯交織的物理、化學作用，使每件陶器皆獨一無二，更顯可貴。

晚年反璞歸真，盡現禪意

有人隨著年紀漸長變得鬱鬱寡歡，有人則任隨時光移轉，身處其中悠然自得，林添福當屬後者，老當益壯，愈顯智慧。陶師晚年作品盡顯反璞歸真特質，採用簡易器形表現作品，例如用一半瓷土、一半長石製成的〈青白玉簡單瓶〉，輪廓簡約，邊緣厚度幾乎一致，需要相當技術才可達成。同屬外形極簡的〈礦玉聚寶盆〉僅有一個微彎，微彎的弧度平均、工整，盆身上下緣較厚、中間層

平坦。如同「一」是最難寫的筆劃，要化繁為簡，用最原始的方式傳達作品情緒，實屬不易。陶師的作品簡樸而具飽滿氣勢，不執著而更顯清澈，無形中與東方禪學遙相呼應。

追求真善美，常保赤子心

泥土無言，端靠陶師巧手賦予生命。林添福從不構圖，用直覺作畫，一根鐵釘即能勾勒出金魚身形；又例如著名的「菊花紋」獨創圖騰，直接一刀落下成形，每一朵縷空菊花紋線條流暢，維持一致性，展現深厚功力。此次展出的〈長壽福氣瓶〉，其獨特器形也是林添福自行揣摩的成果，瓶身由傳統火球與具曲線的頸身組合而成，已屆高齡的林添福拉坯從容不迫，作品造形圓渾飽滿，刀工流暢俐落，比例與線條皆已臻成熟，採用接坯手法分段完工，留下「立體雕塑技法」，讓下一代有多種成形的選擇。這次展覽特別向收藏家商借大

型創作的賞瓶，同樣採三段式完工，直接用坯體加上柴灰及紅土高溫燒至1360°C，產生古藍色自然釉的色澤，令人讚嘆。

林添福的作品具獨特語彙，蘊含著許多藝術家追求的童趣、純真、自然，或許這來自他的赤子之心，對生命保持熱情。代表作品之一的〈尿尿小童〉為陶師七十二歲時的作品，他親自採土，用苗栗獅頭山特有的陶土燒成，溫度控制在1230-1250°C左右，陶土熔解的質地形成了作品表面的立體變化，因含鐵量多，陶器呈深色。林添福也觀察動物取材，有個真實的趣聞是這樣的：有天，他站在作品〈臺灣牛〉的面前一直笑，笑到不可遏抑，原來他把牛角跟牛耳裝反了，但因為比例無誤，因此也沒人發現異狀，少數幾隻耳朵裝反的臺灣牛反倒成了稀品。



〈長壽福氣瓶〉以大方的器形展現雍容氣度（圖版提供／竹南蛇窯）



〈臺灣牛〉張大的眼睛和鼻孔，顯得特別有神。（攝影／林國瑛）

〈尿尿小童〉用苗栗獅頭山的在地陶土，做出臺灣的尿尿小童。（攝影／林國瑛）

藝術生活化，生活藝術化

展場最「華麗」的作品當屬〈福壽花開寶瓶〉，雙層結構的寶瓶不只可用來裝飾，還具備功能性。寶瓶的內層為實心，可做器皿用；外部則鏤空，刻上蝙蝠、蝴蝶、牡丹、壽桃等圖騰，細膩典雅。

談到功能性，其實陶器原本就是做為生活器皿使用，因此陶師早期作品也以甕、缸、鍋等廚房用具為主，後來人民生活水平提升，才開始製作花瓶等觀賞器皿。從陶師的生涯演變，可看出人們從物質需求至精神層面的渴望。

從展場中林添福的早期作品，可看出陶師一以貫之的自我要求。林添福自小細心，所做的陶器從頭至尾都乾淨工整；他的觀察力強，具有與生俱來的藝術美感，即便是早期的生活器皿，也不會只做一個平凡甕底，而是做出弧狀造形，增加變化。作品簡潔有力、完美，同時兼顧質量，不因求快就不重質感，將藝術落實生活，獲得一致好評。

除將藝術生活化，林添福也將生活藝術化，積極推動「臺灣硯」陶藝不遺餘力。早期人們冬天靠陶器裝燃燒的木炭取暖，俗稱「火球」，如今傳統文化式微，為延續幾乎斷層的臺灣生活陶藝，他把火球放大至成人雙手環抱大小，利用反差製造視覺效果，原本不起眼的東西成為可觀賞玩味的藝術品。今年更將「火球」改版，成為〈長壽福氣瓶〉，傳統器形不但被延續保留，更成為他個人獨特的創作語彙。



〈福壽花開寶瓶〉以古典雕花為實用器皿增添美感（攝影／林國瑛）

樂天知命、知足常樂的快活人生

林添福樂於提拔後輩，結合傳統與現代，常把「江湖一點訣，說破不值三分錢」掛嘴邊，歷經陶藝繁榮興盛、低潮沒落，他仍不放棄，抱持精益求精的精神，樂在其中。

對許多陶師而言，到創作晚期「連看到陶土都害怕」，但對林添福來說，沒有所謂的倦怠，他活在當下，只有每個「現在做陶最快樂」的分秒，儘管年事已高，只要一根菸的時間略作休憩，他就迫不及待再度投入陶藝工作。

身為一位終身鑽研陶藝的工藝家，林添福早已將作品與個人情感融合。展場中作品穩重地陳列著，讓人忍不住想到林添福以製陶為樂，找土、拉坯、製陶的專注身影，我們從陶器中感受他的創作精神，甚至超越作品本身形體，受工藝家隨遇而安的人生哲學所感召。🌱

註釋

1 中國早在距今三、四千年前燒出的「原始青瓷」，就是以落灰形成自然釉。隨著製陶技術進步，後人發明人工上釉技法，施釉塗妝的觀念逐漸取代自然釉。民國初年製陶上釉、保持美觀的想法深植民心，因此逆向思考、回歸傳統柴燒的「自然釉」，反而成為一種新想法。